

# 收获

LITERARY  
BIMONTHLY

长 篇 专 号

雪 夜

杨 林

灵的编年史

霍香结

IT童话

张欣欣

疼痛吧指头

普 玄

冬卷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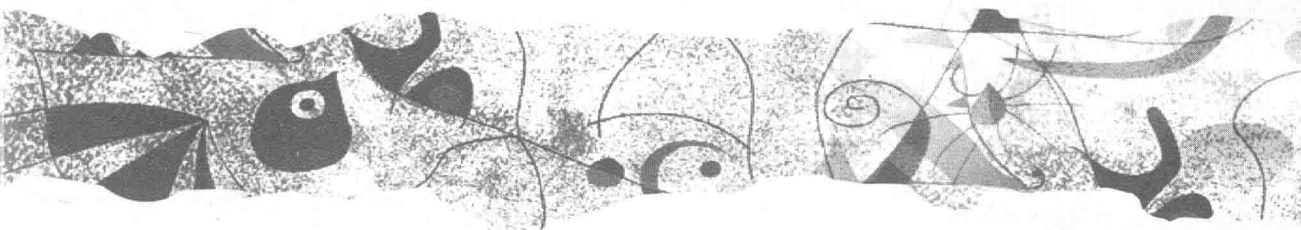


长江文艺出版社

# 收获

LITERARY  
BIMONTHLY

长 篇 专 号



冬  
卷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收获长篇专号.2017.冬卷/《收获》文学杂志社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702-0005-4

I. ①收… II. ①收…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3586号

名誉主编 ■ 李小林

主 编 ■ 程永新

副主编 ■ 钟红明 王 彪

出品人 ■ 尹志勇

策 划 ■ 黄 嗣 阳继波

责任编辑 ■ 曾 莉 周 聪 李 倩

责任校对 ■ 陈 琪

责任印制 ■ 邱 莉 胡丽平

封面设计 ■ 李 筱

插 图 ■ 木 森

出 版 ■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 编 ■ 430070

网 址 ■ <http://www.cjlap.com>

发 行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 话 ■ 027-87679360

印 刷 ■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 25 插页 2页

版 次 ■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 630千字

定 价 ■ 32.00元

《收获》文学杂志社

地 址 ■ 上海巨鹿路675号

邮 编 ■ 200040

电 话 ■ 021-54036905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本刊法律顧問：王國忠、陳峰、王曉峰  
特約法律顧問：王、王、王、王  
因書出現印裝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冬卷

雪夜

杨林 4

狂人、K与N

申霞艳 103

灵的编年史

霍香结 108

小说的末法时代或早期风格

黄德海 210

「」童话

张欣欣 216

机器人和人成机器

李伟长 316

疼痛吧指头

普玄 320

披肝沥胆说普玄

邱华栋 398

# 收获

LITERARY  
BIMONTHLY

长 篇 专 号

冬  
卷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收获长篇专号.2017.冬卷/《收获》文学杂志社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702-0005-4

I. ①收… II. ①收…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3586号

名誉主编 ■ 李小林

主 编 ■ 程永新

副主编 ■ 钟红明 王 彪

出品人 ■ 尹志勇

策 划 ■ 黄 嗣 阳继波

责任编辑 ■ 曾 莉 周 聪 李 倩

责任校对 ■ 陈 琪

责任印制 ■ 邱 莉 胡丽平

封面设计 ■ 李 筱

插 图 ■ 木 森

出 版 ■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 编 ■ 430070

网 址 ■ <http://www.cjlap.com>

发 行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 话 ■ 027-87679360

印 刷 ■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 25 插页 2页

版 次 ■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 630千字

定 价 ■ 32.00元

《收获》文学杂志社

地 址 ■ 上海巨鹿路675号

邮 编 ■ 200040

电 话 ■ 021-54036905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本刊法律顾问：王国防  
特约法律顾问：王 峰  
因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冬卷

雪夜

杨林 4

狂人、K与N

申霞艳

103

灵的编年史

霍香结 108

小说的末法时代或早期风格

黄德海

210

「」童话

张辛欣 216

机器人和人成机器

李伟长

316

疼痛吧指头

普玄 320

披肝沥胆说普玄

398

邱华栋

# 雪 夜

杨  
林





## 第一部

### 1

要来的终于来了。

那天他们提我出去，我看到随行的警察比平常要多，我就知道是时候了。他们在车上要用绳子扎我的裤脚，我说：“不用扎。”那个狱警犹豫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就没有再拒绝他，在那一刻我确定了这次是对我最后的宣判。

回来后他们给我调号，我拖着脚镣走进牢房，大脑一片空白。我站在门口，和一个狱友的目光碰了一下，他马上挪开，他们都猜出来了。我去收拾我的东西，我听到背后有人说：“那个电动刮胡刀我替你留着吧。”这是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我没有回头，我拿着那个刮胡刀走到另一个狱友前，递给他，他犹豫了一下，接了过去。当我出门时，那个要我刮胡刀的家伙在背后说：“早走早托生啊。”我没有回头，拖着脚镣离开。

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我就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我这样说就好像我相信有来生一样。整整一下午我都在等我的母亲，我曾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想要不要在最后一天见她一面。终审之后，我向狱警提出了这个要求，他们答应去找她。会面时间快结束时，她还没有来。后来那个去找她的狱警来了，他对我说，他们问遍了整个村子，也托村里的人捎话给她，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她。我不知道这是真话还是假话。没有见她，这样也好，只是我到死也不能知道瞎子有没有把东西给她，不能知道如果她拿到了东西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整个下午我脑子里总是蹦出那个家伙阴阳怪气的话，“早走早托生。”整个下午我都没有那种对死亡恐惧的感觉，我甚至在盼着死亡早点到来，一了百了。整个下午我都没有喝过水，戴着脚镣去厕所很不方便，现在我的口很渴。天已经黑了下來，不会有人来看我了，我马上就要开始完全属于我的最后一夜。

狱警进号，今夜他要看着我。今天下午他们问我想吃点什么，我很想能再吃一次城南小吃街路口的那个肯德基的套餐，可是我看着狱警时，我又把这个要求咽了回去。算了，我不想麻烦他们，再说，就算吃到那些东西又能怎么样？这两天他们对我很好，这是他们说的什么人道主义吧，为什么非等我死的时候才这样？这些年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除了瞎子。那个狱警给我带了一包烟，他知道我抽烟，他没问我要不要，就这样直接给了我。

晚饭是面条鸡蛋，这是病号饭，我的最后一顿晚饭。我只吃了两口。狱警问我要不要纸和笔，我摇了摇头，我能写给谁呢？高中毕业后我就没怎么写过字。如果我能写的话，我早就写了，我会把老杜的那个小说写完，可惜我没那个本事。

这一天我没说几句话。他们终于不来打扰我了，他们知道，我这一生只剩这一晚上了。我靠

床半躺下来，看着天花板，一静下来，我特别真切地感觉到绝望的恐惧从我心里升起来，这次是真的到时候了，明天！我会被五花大绑，在一声枪响中死去，我努力不想具体的场面。

## 2

我的手在颤抖。一个狱友曾对我说，你害怕的时候就想想上帝，想如来佛也行，想着你要去他们那儿。可是我做不到，我记得瞎子说过，根本就没有上帝，也没有来生，人死了，就消失了，只是一些活着的人会想象着那些死去的人在空中看着他们。按这个说法，等瞎子也死了，我就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瞎子会想象着我从空中看着他么？或许会的。我的手还在抖，我没法让自己不害怕。

我从床上坐起来，狱警也马上转头看着我。我想找点事情做，或者说说话，这样就不会那么害怕，可是我又忍住了。我重新倚靠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好像我的眼睛里有了眼泪，我都习惯了，从一审之后到现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经常是先有眼泪，然后才开始感到难过。

我拿出一根烟来，可是打火机却总是打不着火。狱警过来帮着我点着了烟，我的眼泪掉了下來，我越想忍住眼泪身体抖得越厉害。他的手放在我肩膀上压了两下。我用力抽了一口烟，开始咳嗽起来。烟进到我的肺里，又散布到我全身，我在咳嗽中转身面对着墙躺着。狱警的手好像还在我肩膀上，又好像已经拿开。我早知道这个结果根本无法改变，我早就接受了这个结果，可是这一天来的时候，我却还是这么害怕。我害怕那个过程，被绑着，有人从我身后向我开枪，然后我就死了。我想起有一个狱友说他很羡慕国外，那里是注射死刑，另外的狱友就笑话他，“你怎么不羡慕还有国家就没有死刑呢？”

那个狱警递给我几张纸巾，我接过来擦了眼

泪和鼻涕，我感觉自己的情绪平稳了一些。我又拿出一根烟，这次我自己点着了。我看着吐出的烟慢慢消散在空中，“没有回头路了。”我想起眯着眼睛抽了一口烟后这样说，那天天下着雪，他前面的小桌子上放着他的枪。我们不停地吸烟，把计划的每一个细节又重新过了一遍。后来我半躺在床上，和现在的姿势一样，在后半夜，瞎子开始熟练地拆他的枪。我迷迷糊糊之中听到他嘟囔了一句，“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瞎子说的很多话我都不懂，但是这句话我记住了。我记得那个夜晚我睡得很好，没有梦、没有惊醒也没有在睡眠中叫喊出来。

香烟上长长的烟灰断落在我身上，我没有动。我的心里像是一片空白，又像是塞满了各种往事和各种感觉，它们混在一起。我能感觉到心脏跳动得很吃力，我想大喊大叫出来。我没法不想到瞎子，在我死的前夜，我没法不去想，如果我可以回到从前，是否还会和瞎子去做这件事情，这件让我被判处死刑的事情？

在那个不到一百万人的县城里，我这个阶层的人大都在城北地带活动，这里是一片旧城区。我住的房间很小，在一栋破败的五层楼的顶层，是一个老式的两居室间隔出来的房间，好在还有一个窗户，窗外是一片棚户区，再远处就是荒地了。相对于住在那片棚户区里的人来说，我的生活并不差。我经常可以从窗户上看到那里的人们，夏天的时候他们在门口路边吃饭，他们有时和邻居吵架，有时是和家人吵架。冬天的夜晚那里则会变得异常安静，每个房间里都有暖暖的灯光透出来。瞎子就是在这个窗前说服了我。

在我住的那片楼房的另一侧，从我的窗户看不到，那里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餐馆、商铺、KTV和按摩房。我这个阶层的人都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消费在这里，有钱人在有钱人的餐馆喝酒吃饭，穷人在穷人的餐馆喝酒吃饭，“穷人和富人的快乐都是一样的”，每次福建小田

都要把这个观点说一遍。实际上，我们当中那些在银行和高档小区做保安的人，聚在一起常说的就是工作中听到看到的那些有钱人的事，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他们的生活一点也不快乐，“你别看我赚钱少，我活得比他们快活。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快乐吗？”福建小田总是这样做最后的结论，但瞎子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后来对我说，人活着绝对不是为了快乐。

瞎子不和我们争论，那时我和他已经见过几次面，但从没有单独在一起过。我和他第一次真正的交往就是在这样的酒桌上，他看着福建小田眉飞色舞的样子，坚持每一次都和福建小田把杯子里的啤酒干掉，直到福建小田趴在桌子上。那个饭局结束后，瞎子叫住了我，“陪我再去喝一杯。”他说出来的话很平和，却不容拒绝。他带我走进那片棚户区，在一个破败的民房里居然有一个赌场，我们坐在一个角落的小桌子旁，瞎子又要了一箱啤酒，他对我说：“知道为什么人们叫我瞎子么？”我摇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从小就和我姥爷在一起，他是一个瞎子。他照顾我，我也照顾他。”瞎子又喝光了一大杯啤酒。我一点也没感觉出他喝多，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和姥爷生活在一起。不知为什么我不愿去触及他和他父母的经历，瞎子后来也一直没有说给我，他继续平静地说道：“从我小学起我们就在一起，我放学后他就让我和他一起出去走走，村里每个人见到他都和他打招呼。每天晚上，别看他什么也看不到，总是能准时在八点半，让我关灯睡觉。”瞎子说着说着又笑了起来，似乎开始有点喝多了。“他会正骨，懂一些中医，能给村里的人看看病，那个时候我们俩靠这个生活得还很好。”他说得很轻松，又喝了一大口，“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几个人，对我姥爷说以后不能再给人开方子收钱了，说他没有行医执照。我姥爷坐在那里，等他们说完，就叫我把墙上挂的一面锦旗摘下来，那面锦旗是村里

人送的，上面写着‘热血暖人心，冷眼看世界’，呵呵。”瞎子说到这里就干笑起来。

“然后呢？”我看着瞎子，很想让他继续讲下去。

“然后我姥爷就冷眼看着他们，看得他们心里发毛。”瞎子又笑了一下，“我们都不说话，他们站起来要走，我们还是冷眼看着他们。”他突然不再说了，开始专心地抽手上的那根烟，我就那样等着，直到他又开始继续说起来，“从那之后我们的日子就不太好了，我上初中以后，靠救济和以前存下来的钱根本不够，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走上了另一条路。”瞎子散漫的目光划过我的脸，我从中却感觉到一种犀利，另外一条路，这句话让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我喝了一大口酒，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好在他看不见。”瞎子苦笑了一下，继续说他的姥爷，“慢慢地我觉得他总是心事重重。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事，我以为能弄到钱就能解决一切。晚上吃完饭后，我们经常一句话不说地坐在那里。而以前我上小学时，每天晚上他都会给我讲很多事情，讲《三侠五义》，讲他以前怎么跑江湖给人看病，他说得最多的是他眼睛瞎了以后他听到的各种声音，他说村长走路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他媳妇走路的声音又是什么样子，他说隔壁的那条狗的各种叫法都是什么意思，他跟我说做瞎子也挺好……但我上初中后很快他就变了，我现在才知道，这和他突然老了有关。”

他又拿起一瓶酒，我感觉他也显得有些心事重重。我当时在犹豫是不是要问他到底走上了一条什么路，但最终我还是没有问出来。我很想听他继续说下去，我很想知道后来他姥爷的事情。

“有一次我的腿几乎要被打断了，我刚一回到家，他就问我的右腿怎么了，我说没事，但他还是问，因为他听出了我走路的声音和平常不一样，还有我忍着痛走路时的呼吸声，我还是说没什么事，然后他就不说话了。那天夜里我在梦里

疼得叫出声来，我看到黑暗中他坐在我的床边，用手摸着我不受伤的腿。他检查我的腿，手很有力，我忍着一声不吭，那时周围很安静，我能想象他是怎么样通过我的呼吸声看到我疼得受不了的样子。”

“那之后我姥爷把我管得很严，每天放学后我必须按时回家，回家后他让我做作业，其实我只是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干，他经常听着听着收音机就睡着了，然后我还可以悄悄出门做点事情。”瞎子说到这里又不经意地扫了我一眼，我可以隐约猜出他说的做点事情是什么意思，但我当时猜不出他说这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初中毕业后老师还来我家找过我姥爷，说我的学习很好人特聪明，不上高中太可惜了，上了高中肯定可以进大学。但当时我姥爷已经有些糊涂了，那时已经没有人可以替我做主，我知道那个老师对我好，我姥爷当然也对我好，但他们已经管不了我了，从那以后我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主，我自己决定我要做什么，我自己承担所有的后果，到现在我还没有后悔过。”

瞎子把目光停在我的眼睛上，脸上带着笑，和我碰了一下酒杯。那时我也已经喝了很多酒，但还很清醒，却控制不住自己把瞎子想象成一个亲人，我喜欢他的身世和经历，我甚至能感受到他所经历的那些他没有说出来的痛苦、挫折或者成功，他还没有告诉我他走的是哪条路，我已经想象自己和他一起去走了。这也许是酒的缘故，但肯定不仅仅是酒的缘故。

“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小县城的？”那天在瞎子说完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可以问的问题。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我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的。”他似乎又回到了平常的状态，喝着酒，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我的脸。

在回忆中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我隐约能感到瞎子用一种最有效最能打动我的方式和我迅速走在了一起，但他没有骗我，他是真实地在我面前展现了他隐藏得最深的那部分生活，我无法知道他是怎样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看到了我的弱点，然后决定用这种方式消除我们之间所有的隔阂。我无法怨他恨他，相反，直到现在，我还为能分享他的那些经历而感到高兴，虽然代价是死亡。

瞎子就这样成了我唯一的朋友，那之后我们就再没有和福建小田他们在一起。我不知道瞎子住在哪里，他经常到我的那个小屋和我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只问过一次我的家和父母，我不愿意说太多，就像他从来不说他的父母我也从来不主动问一样。瞎子只能从我的只言片语里去了解，不过我知道这些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有时觉得我在瞎子面前完全是透明的，他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关于我长大的村子，关于弃我而去的我的母亲，关于老杜和Z。

我的眼泪又流下来，我却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流泪。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会心里好受一些，我认识的监狱里所有的死刑犯都相信。回顾我一步一步走到这个死刑犯牢房的过程，似乎每一步都是注定的。但瞎子曾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命中注定，那些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那就是说我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可以让我这样死去？

我记得在高中时老杜也曾劝我去考大学，他说我的语文很好，肯定是有这个实力。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老杜并不真正了解我，他不可能知道像我这种人每天都在想什么。上高中之前我的母亲突然离开了村子，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她给我安排了去县城的高中，每三个月给我寄一点钱，但我联系不到她，只是听说她在外面闯荡得

很好，几年后她回到村子，又突然离开。我是在高中时突然长大成人的。

我想对老杜说，我怎么可能去上大学？但我最终还是没去和他说这些话，我更喜欢听老杜讲他的Z的故事。我记得在毕业时我跟老杜说过，“你去读大学，我和Z走向社会。”现在想想，这是我最有学生气的一句话了。

毕业前夕我接到了母亲的一个电话，是打到学校传达室的。在电话里她让我再去读个专科什么的，还让我买个手机。我说我准备找工作，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传达室的老头用眼角看着我，当时我很想冲上去把他打昏在地。

毕业后我曾有过回老家想法，只是想想一想而已，村子里已经没什么年轻人了。老杜去北京读大学，那之后我竟然再也没有和老杜联系过。老杜把Z留给了我，他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道：“把Z的故事编好后记得告诉我。”

老杜知道我被判了死刑会怎么想呢？我冷笑了一下，觉得自己太自作多情，这么多年过去了，老杜即便没有忘记我，也肯定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明天我就死了，但这和老杜没有关系，老杜有他的理想，他不应该把我记在心上。

毕业后我闲逛了一个多月，才找到在一个小区做保安的工作，我终于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拿到工资的那个周末我回到老家，那个破败的村子，我买了吃的穿的给几个亲戚，给他们递烟，然后和他们一起点上，我也要开始抽烟了！那一刻我很兴奋——真可笑啊，但现在我回想起这些，却又想哭。

找到工作后，我就住在小区的地下室，六个人一个房间。夏天那里太热，每次回去都要花十多分钟才能适应里面的味道，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我当时经常这样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工作几个月后，我的母亲突然回到了村子，重新在那个老房子里住了下来。我回去看她，发现她老了许多。我问她这

些年她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她没说，我也就没有再问。她没有问我是怎么找到的工作，只是说将来要找机会带着我跟她去干项目，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项目，她又要给我钱，“为什么总用钱来打发我？”我想这样对她说，但还是没有说出来。我没有要她的钱。

大半年之后，母亲突然又离开了村子，带着村子里好多人的钱。那些钱是村里人投到她所说的项目里的。那之后大概过了将近一年，有一天下午我站在小区门口，远远地看到李彪，那个时候常和我玩的伙伴，我很惊喜，一边冲他笑一边迎着他走过去，心里还在想晚上该请他去哪里吃饭。走到他跟前，他突然一拳打到我胸口上，我倒在地上，他上前抓住我的衣领，对着我恶狠狠地喊道：“我妈妈等着钱治病，你要是不把钱还给我，我就杀了你。”进出小区的人远远地围观着我们，我在和他拉扯中站了起来，他始终抓住我的衣领不放。随后他陪着我去银行，我把存折里的三千块钱都给了他，他说还差两万七千块，临走时，他对我说：“你妈拿了很多人的钱，现在联系不上她了，我们从小在一块玩，你说什么也要先还我的钱。”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和我是生死之交一样。生死之交先还钱，想想蛮可笑的。那天回到小区物业办公室，我的经理根本不想和我多说话，直接叫道：“滚！”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低头看着报纸，好像眼前已经没有了我这个人似的。我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如果这些不是命中注定又是什么呢？如果我的那个老乡在我下班后才来找我，我就不会那么快丢掉那个工作，我也就不会认识福建小田，也就不会认识瞎子，那么现在我就不会在这里等着明天被执行死刑。我盯着天花板，有些恍惚，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么？我明天真的会死么？

4

不知不觉我的床边全是烟蒂，有人在咳嗽，

抽这么多烟让我觉得有些恶心，可这种身体上的不适竟然可以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我和瞎子说起老杜和Z的时候，我看到他很感兴趣。在见到瞎子前，我曾无数次地在寂寞和绝望时想起Z，为Z编一些他出走学校之后的情节。我入狱之后，想到我可以编出一个别人想象不到的情节，甚至有点兴奋。在某种程度上，这减轻了一些我的痛苦，感觉到自己的经历还有点价值。当然，这种感觉随时会消失。

高中时周末我也呆在学校里，偶尔和同学打一场篮球，然后会有同学请大家一起吃饭。我没钱请别人，一般会去食堂买一个馒头要一点榨菜，自己吃。学校里基本没有人，在校园里一个人瞎逛的时候，我常想为什么要让我到这里来上学，我应该去打工养活自己，我甚至有点憧憬打工，相比学校，我觉得那是一个“广阔”的地方。

香烟灼痛了我的手指，我坐起身来，把烟头扔在地上。我这辈子就像这根香烟这么短，烧到头了，被人踩一脚，就彻底完了。我看着地上那一小段还坚持着的烟头，我没有去踩它，我知道只要我的脚一动，上面的脚镣就会发出声响。刚才我控制不住的痛哭好像把我的恐惧都释放完了，我把双肘撑在膝盖上，盯着那个烟头，我感觉到它并不怕死。我曾经也不怕死，像瞎子一样。

我重新倚靠在床上，即便是在这样的晚上，我仍然能看到高中时的我坐在操场上，拿手边的石子扔向不远处的一块石头，有时候会打中，有时候不会，一直到天黑。那一次老杜走到我身后时我还没有察觉，直到他坐到我身边。我当时真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他在一起，但我心里又有着丝丝敌意。在班级里老杜和我是属于两个阶层，后来事实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两个阶层。他的阶层毕业后大多去外地读大学，我的阶层基本都留在这个小县城里混日子，但这并不妨碍这三年里我和老杜有着我后来难忘的经历，就从那个天微微黑的傍晚开始。

我几乎已经回到了记忆中的那个傍晚，和老杜并肩而坐，心中既高兴又不安。可是同时我脑海里却突然响起了枪声和绝望的奔跑，我在拼命地奔跑，直到后面追我的人把我按倒在地上，我拼命地挣扎，却一动也不能动。这个蛮横地闯入我脑海中的画面让我的手又开始颤抖，明天我就死了，可是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傍晚，老杜坐在我身边，说我的那篇作文不错，是他替老师改作业时读到的。

老杜拿起一块石子扔了出去，没有打中，再扔还没有中，第三次终于打中了，这期间我应该打中了两次。这时我对他的那一丝敌意已经没有了。老杜说我的作文里的一个情节给了他一个灵感，可以用在他正在写的小说里。“如果你不和别人说的话，我可以把我正在写的小说讲给你。”老杜这样说。

毕业后每次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压抑到一定程度，我就去想老杜的那篇小说，但我只是不停地这样想着，设想情节发展和结束的各种可能性，从没有动过笔，我没有这个才华，这是我佩服老杜的地方，我一直连他高中时的水平都达不到。那个傍晚老杜试探性地跟我说了他的小说的开头，他说这个小说写的是在未来世界，科技已经达到可以把电脑植入人的大脑里，‘这肯定可以实现。’老杜还特意补充道。经历了十多年的人体试验，这个技术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普及了。大部分学校都是从高一开始给学生的大脑里植入电脑芯片，高中的课程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整个高中三年，学生们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熟练地控制自己的思维，怎么样熟练地从芯片里提取信息，不能提取得太少，也不能提取得太多，如果提取太多，人的大脑就会爆掉，变成白痴，一般每一千人里会有一个变成白痴，在那个未来世界，人们认为这个比例是可以接受的。我和老杜都笑了起来。老杜又说，其实这个小说是关于理想的，因为Z发现人们在大脑里植入芯片后都不

再有理想了。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高一男生，他的大脑里植入芯片后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医生说他的排异反应非常强烈，还建议他留级一年。这个男生，老杜用Z来代表他，原本在班级里是学习最好的学生，但装了芯片以后，因为强烈的排异反应，他总是不能提取想要的信息，所以他的成绩变成了班级里最差的了。老杜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清楚记得我当时的尴尬，因为我就属于班级成绩最差的学生。Z每天晚上都到海边静坐，尝试着用意念去打开芯片里的一扇一扇的门，然后再关上，再打开，但无论怎样努力，Z始终无法提取芯片里的知识，这让Z非常苦恼。Z的考试成绩总是很差，不靠芯片里的信息根本没法完成那些考试，他写出的文章和别的同学相比也显得特别贫乏，当别的同学在一个小时内洋洋洒洒写出一万字的时候，他只能写大概两千字。

老杜说到这儿的时候发现了我的尴尬，于是他开始说关于给大脑中的芯片下载特殊内容的黑市。在学校大门口总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人，他们给愿意出钱的学生下载一些特殊的東西，比如各种武功秘籍，比如性爱365式，比如犯罪大全，等等。这些是政府严厉打击的，被抓住要判刑三年到十年不等。在Z的学校里有一个原本老被欺负的学生突然用一个格斗招式制服了学校里的一个恶霸，还有一个学生上课时突然呻吟起来，原因你可以猜得出，说到这里我和老杜都笑了起来，他们后来都被送进医院进行大脑格式化。Z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下载一个，看一下是否能帮助自己掌握芯片的全部应用。目前就写到这里，老杜说。老杜说他在犹豫要不要让Z去下载，如果去的话，那要下载个什么东西。

老杜说到这儿就不再讲了，他说他需要整理一下再给我讲。老杜问我是不是希望Z去下载些什么东西？他那么郑重地问我，让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同时又很惶惑。他的知识面远远超过

我。他对科技的了解，就像我对村里的事的了解一样，但是这完全搭不上边，倒是说到黑市里那些东西我还知道一些，我差点脱口而出让Z把老杜说的那几样都下载下来，但还是没说，我怕老杜笑话，这毕竟是一篇关于理想的小说。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曾在后来很多个痛苦或孤独的时刻回到这个夜晚开始一段幻想之旅。而现在，这段回忆让我平静下来，让我暂时忘了在明天等着我的死亡。牢房有些阴冷，这时我耳边突然又想起了瞎子擦枪时嘟囔的那句话，“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甚至还能听到他拉动枪栓的声音，他在第二天下午扣动了这把枪的扳机，而明天，也会有一声枪响了结我。

## 5

我一直觉得我的母亲很不容易，我没有权利去责备她。她欠的钱我来还也很正常，但我的收入实在太少了。那次被李彪打了之后隔三岔五就会有人来找我，他们让我还钱的原因都是因为家里有人生病，有时他们会和生病的家人一起来找我，然后再去县城的医院。在那个并不远的村子里，好像生病是唯一需要花钱的事，也是逼我还钱的最合理的理由，他们给我看有我的母亲指纹的借条，那个暗红的指纹让我有种难言的恐惧，后来我就不让他们再给我看这些借条，而我则给他们看我空空的银行存折，但他们都不相信。

没用太长时间，我找到了第二份工作，是李彪介绍的。他来问我要钱的时候说可以帮我介绍一个建筑公司的工作。他带我去见福建小田，然后福建小田带我去见一个经理，没说几句话他们就雇了我，底薪不多，但奖金有可能很多。当天晚上福建小田就来找我去工地干活，他带我到公司，我发现有十来个人已经在那儿了，我们上了一辆卡车。开了很久，我们来到一片破败的平房

前，大部分都已经被拆，还有几家亮着灯。大家迅速地从卡车上下来，福建小田让我跟着他。我看到有人拎着桶去接水，福建小田拿着一个大锤，他让我去拿铁锹。我看到亮着灯的房子有人出来，然后又匆匆关上门，房子里传来慌乱的叫喊声。拎着水桶的人把水泼到房门上，很快那些水就会结成冰。福建小田带着几个人指着房子的一角说：“这个不是承重墙。”然后他们就开始用锤子打那面墙，房子里传来哭喊声。我没有动手，福建小田瞪了我一眼。这时卡车喇叭响了三下，大家突然都停下，迅速回到卡车上。卡车开走了，在卡车上福建小田给了我三百块钱，他说：“过两天再来一次就差不多可以搞定，那时就不是三百块了。”大家全都兴高采烈。我坐在颠簸的卡车上，那一刻Z突然来到我心里，毕业后我几乎把Z给忘了，但那一刻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出现了。

那之后Z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我躺在牢房的床上，我觉得Z和我一样真实，或者我和Z一样虚幻。不一样的是，按照老杜的设想Z是个有理想的人，而我没有。

高中毕业后我再也没见过老杜，只是从同学那里听到过一些他的消息。老杜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给我写的是“把Z的故事编好后记得告诉我。”我在老杜的纪念册上写的是“出版后别忘了送我一本。”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老杜说那是一个关于理想的小说，那时他一定想不到十多年后我即将被枪决，而我相信老杜的人生一定很圆满，老杜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实现他的理想。北京就是一个实现理想的地方。

我始终不知道老杜的理想是什么，关于理想，我和老杜其实没什么可谈的。我和他在一起基本上都是听他在说Z的故事。或许我不该在这人生的最后一夜再去想Z，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去想这个被老杜杜撰出来的高中生，他生活在未



来，虽然老杜说那未来并不遥远，但我这辈子肯定见不到，瞎子和老杜应该也看不到那一天。我确实一直记挂着 Z，自从那次和福建小田去干活时我坐在颠簸的卡车里，Z 突然出现在我心里，到后来在那个总是烟雾缭绕的办公室，坐在那些打牌的保安旁边，再到我和瞎子谋划这件事然后被捕，我就经常呆坐着去想 Z 的结局。

老杜说，Z 的大脑里被植入芯片后有着强烈的排异反应，出现这种反应的概率很低，和因为滥用芯片里的内容大脑被爆掉的概率差不多。Z 始终无法提取芯片里的信息，他的学习成绩很差，虽然植入芯片前曾经总是班里的第一名；他每天神思恍惚，别人已经不需要再读书了，他却还是要读书然后靠自己的记忆把书里的内容记下来。慢慢地，已经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了。

进入高中后每天上课其实就是学生把一根数据线的一端接到头上的一个插孔，另一端接到课桌上的一个插孔，它直接连到学校的主机上。老杜说，老师要做的就是在电脑屏幕上点一下，然后各种知识就会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下载到学生大脑里的芯片上，一节课一般要下载关于某个题材的五到八本书，下半节课就是训练学生从芯片的各个存储目录里提取这些信息，而这个时候就是 Z 最痛苦的时间。因为他总是不能把那些知识提取出来。

Z 所能做的就是凭着他自己读到的那点可怜的知识来应付老师的提问和小组讨论，但其实他总是被忽略的一个。直到有一次，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Z 终于无法忍受继续留在学校，他出走了。

老杜隔了好长时间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段时间我们和平常一样，各自做功课，当然老杜比我要用功，我经常在他做功课的时候一个人在外面闲逛。我从来不去追问老杜，直到他主动来告诉我。

老杜说那件事情发生在语文课上。老师在下

载的时候发现有个故障，于是重启了电脑，随后就发现所有的人都目光呆滞地看着他。那个老师惊讶地张大了嘴，随便点了一个学生的名让他站起来，那个学生便站了起来，但目光仍然呆滞，不回答老师的任何问题。那个老师环顾教室，发现了 Z 正看着他。他看到 Z 的眼神寒冷无比，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周围所有的学生都在木讷呆滞毫无逻辑地背着那几本书里的只言片语，形成了一种没有意义的乱哄哄的背景，那个老师和 Z 就这样互相看着，一个惊恐，另一个冷静。那个老师终于受不了了，他走过去抓住了 Z 的衣领，晃动着说：“说，快说，你到底做了什么？”

Z 说：“这不是你想要的吗？你没有发现吗，所有的学生每天都忙着在脑子里存书，从脑子里取书，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灵魂了。我只是让他们做得再极端一点而已。”

面对着 Z 的冷静，老师有些绝望，他乞求着 Z 说：“无论如何，你要把他们恢复正常。我承担不了这个后果。”

Z 说：“你是指把他们脑子里的芯片拿掉吗？”

听到这话，老师由乞求变成暴怒，他又抓住 Z 的衣领，更加用力地晃动起来，“教学大纲里就是这样规定的，我有什么办法？每个学生都是这样，也从来没有什么问题，你不能因为你特殊，就让别人变成白痴啊。”

Z 说：“又不是我让他们变成白痴的。”

老师说：“你等着，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保卫处。”然后他往讲台上走，这时 Z 也站了起来往教室的大门走，路过讲台上老师的课桌时把一张卡片扔在上面，对老师说你让学校电脑校工把这个文件删掉就行了，随后 Z 拉开了教室的门走了出去，门被他很用力地砰的一声关上了。那之后 Z 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老杜说这一段情节他想了好久才最终确定下来。我给瞎子讲的时候，我看到瞎子两眼发呆一